

少女文学馆

青春物语系列 001

小MM出品



凌霜降 著

小MM编辑部全新策划，
别致、浪漫的青春期女生心理小说系列

少年儿童教育专家卢勤倾情作序，

家长
代表



热力
推荐

以父母之名，
送给女孩们爱的礼物。

献给正处于成长花季、即将羽化成蝶的你！

青春不只是青涩、笨拙的，还会遇见美好和善意。
成长自己，闪闪发光。

吉林摄影出版社

青春来了
会发光的你
1

QINGCHUN LAILE I
HU FASHUANG DE NI



青春来了₁

CHUNQING LAI LE
HUI FASUANG DE NI

会发光的你

凌霜降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来了. 1. 会发光的你 / 凌霜降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6
(淑女文学馆. 青春物语系列; 1)

ISBN 978-7-5498-3161-6

I. ①青… II. ①凌…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3790号

青春来了1会发光的你

QINGCHUN LAI LEI HUI FAGUANG DE NI

著 者 凌霜降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阿 朱
执行策划 Fairy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特约编辑 空心菜
图书统筹 魏 娜
封面绘图 李淡淡
内插图 高梦雪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兰博文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161-6

定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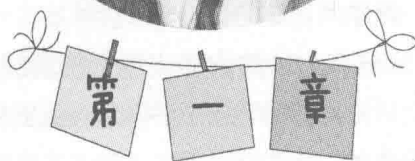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女生间的暗涌	001
第二章	针尖与麦芒	021
第三章	水深火热	047
第四章	那个人的出现	067
第五章	全面失控	083
第六章	重现光芒	099
后 记	随风而去的你和青春呀	114
编辑手记	寻找自我的光芒	123
爆笑糗事录		126
作家们也有成长小秘密		128
图书组小编：我的青春写给你		138
哎哟！我的青春百脑汇		151



女生间的暗涌





何艺瑟做了一个想起来很短暂其实却很漫长的梦。

梦里，她变成了一只全身雪白的小狐狸，她玩着玩着不知怎么的开始被一群人夹着跑，他们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棍子。她不知道要往哪儿逃，只能一直跑一直跑，很累很累，却不能停下。

“瑟瑟，我们快到了。”是妈妈的声音，淡淡的温柔把何艺瑟从梦境拉回了现实。

车窗外的景物已经从摩天高楼变成了村落田野，田野尽头的山色微黛，一座又一座地在车窗外奔跑着，很快，楼房与街道又出现了，只不过比起省城的宽阔与整齐，这里的楼房显得很是矮旧，街道也显得拥挤与杂乱。

景色的落差感很大，就像何艺瑟的心情一样。

“这就是格城啦。这里有大片的山林，空气特别好，只是经济比较落后。”一路都在接工作电话的爸爸终于挂了手机，向歪坐在后座的何艺瑟介绍这座小县城，“格城的云吞面和桂圆特别出名。眼下正是桂圆成熟的季节，一会儿给你买点儿。你不是最喜欢吃桂圆吗？”

“嗯。”何艺瑟有点儿不高兴，她其实喜欢吃的是荔枝而不是桂圆。但她没当面反驳爸爸，因为爸爸的工作太忙了，以及其它一些不说难受说出来矫情的原因，父女俩的感情并不怎么亲密。像这种爸爸把她喜欢吃的水果都给记错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三个月之前，爸爸就接到调令独自来这里工作了。调令说爸爸能力卓越，希望他在扶贫第一线格城有所建树，但妈妈和何艺瑟隐约都觉得爸爸是因为别的理由才来这个小县城的。而那个理由，爸爸妈妈似乎都不愿意说出来面对。

从一个省城副处长到县委书记，爸爸算是平调了，但是，他也变得更忙碌。

今天说是趁周末回省城接何艺瑟母女俩来新家，可一路上都是妈妈在开车，因为爸爸的手机一直在响，又是扶贫工作会议，又是办公室整改，几个小





时的车程，车里除了爸爸谈工作的声音，一家三口就没聊过天。

车刚到楼下，爸爸就说办公室有事要先走了。何艺瑟心里对爸爸的忙碌有所不满，但也拿一向爱岗敬业的他没有办法，她只好和妈妈一起，冒着酷暑一件一件地把后备厢的行李搬上楼。

新家的房子在五楼，没有电梯。小件的行李虽然并不重，但一次次的往返还是很费力气。

八月的天气很热，搬得差不多的时候，何艺瑟觉得自己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但是她不舍得让自己的琵琶留在车上被太阳暴晒，所以，她还是撑着最后一点儿意志抱着装琵琶的盒子往楼上走。

一阵脚步声自上而下，何艺瑟知道有人下楼了，她抱着巨大的琵琶盒子，自己往楼梯转角处挤了挤，打算让下楼的人过去再上楼。

下楼的是两个个子高高的少年，一个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一个穿着粉色格子衬衣。穿粉色衬衣的那个男生看到满头大汗地抱着一个大盒子的何艺瑟，愣了一下后，竟然戏谑地对着她吹了一声口哨。

这样近距离地听到一个男生对自己吹口哨，何艺瑟吓了一跳。在省城的时候，小区里的邻里们虽然并不是太亲近，但大家出入见面都彬彬有礼，这种当面吹口哨的事情，何艺瑟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她觉得尴尬又不好意思，为了掩饰窘迫，她把自己往琵琶盒子后面藏了藏，努力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眼睛里闪过的一丝惊慌。

“走啦。”穿白色T恤的那个男生眉目很精致英朗，有一双细长的凤目，他伸手拍了粉色衬衣男生一掌，催着他快走：“乱吹口哨的毛病能不能收起来？”

“我是见到漂亮女生情不自禁嘛，这是赞美的口哨声知道吧。小妹妹，你是新搬来五楼的吗？在搬行李吗？要不要帮忙？”“粉色衬衣”浓眉大眼，表情看起来有一点点痞气，他问问题时对何艺瑟微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何艺瑟被他这声小妹妹叫得又尴尬了几分，愣了一下，才使劲儿摇头：“不用。谢谢。”

“这玩意儿是什么？重不？我帮你吧。”粉色衬衣说着就要伸手来帮何艺瑟拿琵琶盒子，何世瑟下意识的又退了一步：“不用不用。谢谢。”

这格城的男孩子是不是太热情了？想起之前学校里的状况，最终导致了今天并不是太情愿的转学搬家，何艺瑟心里一凛，立即对男生戒备起来：她是不是应该吸取教训不要和男生们走得太近比较好？想到这里，何艺瑟已经后退到背部都挨上墙角了。

“别吓人。快走，我们迟到了。抱歉呀，他这人有点儿瞎热情。”白T恤男生凤眼一眯，对何艺瑟笑了一下，然后他一把揽过粉色衬衣男生的肩膀，几乎是半拖着把他拽下楼去了。没了他们拦在面前，何艺瑟赶紧低头“噔噔噔”地往楼上跑。

到了家，妈妈正在整理，何艺瑟把琵琶轻轻地放在地上，然后跑到镜子面前仔细地看自己有没有失态，镜子里的女孩黑亮的大眼睛、粉色的樱桃小嘴，白皙得快要发光的皮肤上泛着微微的汗水，脸上并没有因为搬东西而染上灰，身上普通的牛仔裤和白T恤整整齐齐、看起来还算干净清爽，何艺瑟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妈妈在整理东西的间隙看了一眼正在照镜子的女儿，愣了一下，说：“不难看就行，别照了。”

听妈妈这样说，何艺瑟有些郁闷，但她没在妈妈面前表露出来，她从镜子前跳开，引开了话题：“妈妈，我饿了！”

县城里竟然没有外卖，家里也没有天然气。何艺瑟只好又跑下楼去买吃的。

超市就在小区门口，虽然不大，但是商品尚算齐全。何艺瑟买了两桶方便面，又付了煤气的钱，超市老板说过一会儿再帮她把煤气送上楼。

何艺瑟左手拿着雪糕，右手提着方便面，在太阳底下跑得飞快，一层薄汗让她本来就白皙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姣好的身材也很引人注目。小区门口路边的树荫下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几个小青年，他们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了何艺瑟，有个人还流里流气地“哇哦”了一声。



瞬间，六年级的那个夏天，她和妈妈被人群围着骂的糟糕回忆，随着这声“哇哦”涌上心头，何艺瑟立时强烈地感觉到了胸前的不适感，立马低头含胸不再跑步而是改成快步走。同时她也觉得自己的脸热得快要烧起来了。

小学六年级之后，何艺瑟就开始发育了。

那时候她并不太懂，只觉得胸前一天比一天鼓了起来，而且还一直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发热。更令她觉得害怕的是，还有明显的胀痛，洗澡的时候，她自己因为微微的疼痛摸了一下，居然摸到了皮肤里的肿块。那时候学校里有一个老师因为乳腺癌去世了，她就关注了一下乳腺癌的一些知识，都是在网上查的，上面说，乳腺癌其实就是胸部肿瘤，摸着有肿块，并且会痛。

症状太相似了，十二岁的少女何艺瑟忽然就忐忑不安起来，她犹豫了好几天，才支吾地去问妈妈，可妈妈听完她的描述之后，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没什么事，让她不要在意，就再也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了。

妈妈不愿意再谈，何艺瑟也不好再继续问。她本来就是在在一个在父母面前比较乖巧的女生，很少会惹父母不开心。特别是妈妈，爸爸工作很忙，对妈妈的关注比较少，何艺瑟不希望妈妈不开心。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爸爸一直要求妈妈教何艺瑟低调做人，妈妈似乎有些不满，但是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母女俩也因此变得有些疏离。

妈妈说没事，何艺瑟本来是信的，可是有一天她实在是觉得胀痛得厉害，不但胸前痛，肚子也痛，而且上厕所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出血了。

在那之前，妈妈还没有仔细地和何艺瑟聊过女生发育的问题，何艺瑟的相关知识都是从书里或者是网络上隐约知道一点的。她之前就怀疑自己是得了重病，又痛又出血更是让她慌张至极，大概是因为身体难受心理压力又很大，她在回教室的途中差点儿晕倒了，校医刚好经过，就把她带到了医务室里。

校医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姐姐，很温柔。她很细心地发现了何艺瑟裤子上的血迹，问她是不是例假来了身体不舒服，何艺瑟这才猛然醒悟过来，把自己的肚子痛和生理发育联系到了一起。

女孩子遇上这样的事情，何艺瑟真的挺不好意思的。但校医姐姐非常和气

地帮她找了一条干净的裤子以及相关的物品，教她怎么用，又告诉她，不用不好意思，这是女孩子长大必然会遇到的经历，以后要如何预防这种尴尬等等。

校医和何艺瑟聊了好一会儿，还给她喝了一杯热乎乎的红糖水，喝了之后，何艺瑟果然感觉自己好多了。最重要的是，她终于知道，自己真的没事，她只是，开始长大了。

说真的，关于这件事，何艺瑟心里是有些怪妈妈的，为什么妈妈不能像校医姐姐那样温柔地教会她这些事情呢？只是简单地告诉她没什么事情，却不知道，她这段时间总是胡思乱想，甚至担心自己会死。

当然，何艺瑟也没有和妈妈说这些。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她觉得自己和妈妈之间又疏离了一些。

何艺瑟不但发育得比较早，而且身材发育得比一般的女生要好。她胸前总是胀鼓鼓的，跑起来的有沉甸甸的感觉，然后，她总觉得别人看自己的目光怪怪的。她自己也有点儿不好意思，觉得撒着欢儿敞开了跑都成了一种难堪的负担。

当然，这些事，何艺瑟也是不肯让妈妈知道的。妈妈性格内向，胆子也比较小，就是那种话不多的，很斯文内敛的妈妈。

但其实何艺瑟的妈妈长得很漂亮，从小时候起每次去开家长会，都有别的小朋友对她说：“何艺瑟，你妈妈真好看。”何艺瑟漂亮的外貌遗传自妈妈，个子高的优点遗传了爸爸，所以，她从小也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然而这种漂亮却曾经给她招来一段难堪的往事，直到现在想起来都是糟心的回忆。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下学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路边冲出来一个阿姨，揪扯着她大声咒骂，骂得特别难听。惹得好多行人都围观过来。何艺瑟发誓，她真的没招惹那个叔叔，却无力辩解。何艺瑟被人群指点着，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些人的目光，言语都像一把又一把的小刀，看不见，却一下一下地刺着她，让她无处躲藏。

妈妈终于来了，因为单位加班来晚了。妈妈冲进人群，想要保护她，想要带她走，可是那个凶阿姨骂得更狠了，连妈妈也骂了。妈妈想拉着她离开，还被那个凶阿姨推了一把，母女俩走了好远，还能听到身后传来骂声。



那真是何艺瑟的记忆里最糟糕的一笔。从此之后，她对自己的身体更加敏感与在意，几乎听不得一星半点儿别人对自己身体的议论，即使是听到只言片语，她都会难受好几天。

回去的路上，何艺瑟一直在哭。妈妈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只轻声地说了几声没事了没事了。然后何艺瑟发现，妈妈扭过脸去，也在悄悄地抹眼泪。何艺瑟还记得，那天妈妈回家后搂着她哭了很久。最过分的是，爸爸回家后，妈妈诉说原委，爸爸不但没安慰她们，反而叫她们以后低调点儿，让妈妈给何艺瑟穿朴素宽松一点的衣服。

从那之后，妈妈都不怎么爱打扮她了，甚至妈妈自己，也打扮得朴素了很多。

何艺瑟不明白的是，难道妈妈还不够低调吗？明明丈夫很有能力，家里有钱也有车，但却天天骑着自行车接送她，做的也是很普通的机关办事员工作，工作上遇到难处，从来不会向丈夫求助。其实，以爸爸的职位，妈妈完全可以做一位养尊处优受人尊敬的官夫人。何艺瑟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会那么害怕与迁就爸爸。就好比妈妈明明不愿意让爸爸调来格城工作，她若是提出反对意见，作为丈夫的爸爸理应考虑妻子的意见，不是吗？

但是，妈妈即使不满意，也总是忍着，什么也不说。久而久之，何艺瑟就变得更懂事了。因为她不想妈妈变得更不开心。

何艺瑟到家没多久，送煤气的就来了。是一个壮实的少年，他大汗淋漓地问：“是何博海家吗？送煤气的。”

午饭时，妈妈感叹，乡下的孩子就是比城里的孩子能吃苦，那么大一罐煤气硬扛上楼来了。何艺瑟心里有点儿生气，觉得妈妈好像意有所指，暗示之前她不愿意马上跟着爸爸调动工作也转学来小县城，间接导致父母分居几个月。何艺瑟不喜欢妈妈将妈妈和爸爸感情冷淡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

经过几天的匆忙与慌乱，何艺瑟一家三口总算在这座叫作格城的南方小县城安顿下来。幸好，格城地方虽然偏远，但是天气与省城并无太大的区别。

所有南方的夏天都有一种闷在蒸笼里的热，三不五时还会下暴雨或者刮台风，只是暴雨和台风在格城里会比天气预报或迟一些或早一些，有时候严重一

些有时候轻微一些。

像以前一样，特别敬业的爸爸每天都非常忙，妈妈也开始去新单位上班了。因为离开学还有大半个月，何艺瑟则有些无所事事。天气太热，白天她也不怎么出去，看书看累了之后，就在家弹琵琶。

于是，寂静的暑日午后，这个很普通的县城职工单位小区里，多了悠扬美好的琵琶乐曲。

何艺瑟的琵琶弹得很好。小时候妈妈说女孩子练一样乐器会比较有气质，让五岁的何艺瑟自己挑一样学，她觉得琵琶最漂亮，一学就学了十年。因为喜欢，何艺瑟每天都会练习，偶尔还会穿上旗袍或者汉服装装古代仕女的样子，这也算是何艺瑟的小爱好之一。

这天何艺瑟又换上了上个月她哀求妈妈给定做的旗袍，刚拿出手机想玩会儿自弹自拍时，电话响了，妈妈让她下楼帮忙取个快递。

何艺瑟也没想太多，没把旗袍换掉就跑下楼去了。她走得挺急的，快到三楼的时候，差点儿撞到人。她刚要开口道歉，只听一个带着笑意调侃的声音近距离地响起：“哎呀，我这是穿越到民国遇到美女了吗？”何艺瑟猛然抬头，就看到了搬来的第一天时遇到的那两个男生，他们的穿着和那天一样，浓眉大眼麦色皮肤的“粉红衬衣”，和剑眉凤目皮肤白皙气质优雅的“白T恤”，笑着调侃她的是“粉红衬衣”，而“白T恤”有些歉意地对她笑了笑：“别介意，他说话比较直，嗯，不怎么过脑子。”他笑得很和善，目光温柔地看着她。

因为他们的话，还有他们灼灼的目光，何艺瑟这才猛然想起自己穿着旗袍，这旗袍本来就做得修身，她暑假期间，每天吃吃喝喝似乎又长了一点儿肉，刚才穿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儿太紧身了，这……

旗袍太贴身，对方的眼神又太直白，何艺瑟顿时觉得有火在烧自己的耳朵似的，连脸颊都热辣辣的，有点儿不敢看人。她没敢抬头看对方，低头含胸转身就往回跑。跑的时候，身后刚才那声音却笑了起来：“哎，真的很好看呀，我没说假话，你跑什么呀？”另外一个比较清冷的声音似乎在阻止那个人：



“别说了。”

居然又是他们。他们不会也住在这个单元吧？

何艺瑟回到家快速关上门，一手抚着“怦怦”乱跳的心脏，静静地站在门后，大气儿都不敢喘地倾听门外的动静。

没一会儿，就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声上楼来了，一层，到她家门外了。继续上楼，又一层，敲门，有人开门了。哦，原来是住在顶层六楼的。那是他们的家吗？还是他们有亲戚朋友住在这里？

2



等终于听不到楼上的动静了，何艺瑟这才放心地大口大口地喘气，刚才太紧张，她差点儿憋坏了。喘过来气儿后，何艺瑟走到镜子前看镜子里的自己，那女孩的胸鼓鼓的，腰细细的，一身旗袍让这两个特点特别明显。一想到刚才那男生说的话，何艺瑟还是觉得自己的脸发烫得厉害。

那个粉红衬衣真是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另一个好像好一点儿，他笑起来有一个酒窝，目光很温柔……停！她为什么要去想他的目光温柔不温柔！而且……她又没做错什么，刚才为什么要跑呀？真是的。何艺瑟不禁懊恼得拍着自己的脑门，跺着脚原地转了两圈儿：何艺瑟呀何艺瑟，丢脸死了丢脸死了！

郁闷了一会儿之后，妈妈又打了电话回来，何艺瑟这才想起自己是要下楼帮妈妈取快递的，赶紧换下了旗袍再次跑下楼。快递送来的是何艺瑟买的书，那是一本何艺瑟特别想看的书，于是她一边吃着从超市买的雪糕一边翻着书往回走，到单元门口的时候，又差点儿撞到了人，对方“嗨”了一声，何艺瑟吓了得手一抖，雪糕掉在了地上。

“抱歉。”对方一边道歉一边弯腰把雪糕捡了起来：“不能吃了，我正好也要去买饮料，我买一根赔给你吧。”午后的阳光下，他的笑容明朗，温柔又清凉。是那个“白T恤”。

“不，不用了。”何艺瑟赶紧摇头摆手，都怪自己一边吃一边走路还一边翻书看。



对方也没再坚持，笑了笑就走了。何艺瑟回到家就瘫在沙发上看书，看了一会儿，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你好，在家吧？我是楼上的邻居。抱歉刚才把你的雪糕碰掉了。我给你买了一支新的。”

何艺瑟愣了一下，有点儿不好意思又有点儿感动，想去开门，又觉得有点儿尴尬，于是隔着门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你拿走吧。”

“那我挂在门上了哦。一会儿你记得拿，天气热，别让它化啦。”门外的男声带着一点儿隐约的笑意，何艺瑟正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只听脚步声“蹬蹬”地跑上楼去了。等听到楼上开了门又关上的声音之后，何艺瑟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只见门把上果然挂着一个用透明塑料袋装着的雪糕，和她刚才吃的那支的口味一模一样。

何艺瑟吃着“白T恤”赔的雪糕，觉得手里的那本书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不过，那天之后，何艺瑟再也不敢冒冒失失就跑下楼去了，而是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宅到了开学。

开学那天早上天气晴朗，何艺瑟起得很早，自己走路去学校。来格城已经一个月了，该熟悉的地方已经去过了，父母也没有提出要送她去学校。何艺瑟知道，爸爸的身份特殊，他一直都要求她低调一点儿。

快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后面拉了一下何艺瑟的书包带子：“嗨！”

何艺瑟吓得猛然转身，看到拉她书包带子的人后，脸忽然就觉得有点儿热，张了张嘴巴勉强说了一声“你好”。

对方是她刚搬来那天遇到的那两个男生，他们的穿着和那天有点儿像，但又不太一样。粉色衬衣变成了浅蓝衬衣，白T恤还是白色的T恤，不过今天这件有英文字母，单词“TREE”是浅绿色的，每个字母都是一棵树的影子，很特别。

拉她书包带子的是浅蓝衬衣男生，他麦色的皮肤笑起来灿烂得像带着夏日的阳光：“你在这里读书呀？”



她和他又不算认识，怎么说话那么直接呀。何艺瑟心里莫名地讨厌他说话的方式，咬了咬嘴唇没理他，转身就要走。这时却听到那个白T恤的男生用好听的声音说了一句：“抱歉，他这个人就这样。我叫顾沐河，他是李斯特，我们在高中部，和初中部就隔了一道墙。我们也是这所初中毕业的。”

他的声音温厚，还带着一点儿变声期的沙哑，语气挺真诚的，但何艺瑟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和男生说过话了，她紧张得有点儿不知所措，只是习惯性地出于礼貌回头飞快地点头打了个招呼：“学长好。”然后，她礼貌地微笑点头，为了掩饰自己小小的难堪，便飞快地跑进了校门。

何艺瑟走了之后，顾沐河拉了拉还在笑嘻嘻地看着小女生背影的李斯特：“走了，整天捉弄女生，你不烦呀？”

“你没觉得她可爱吗？”李斯特看了好友一眼，笑得有点儿邪气，“知道啦，你是学霸好学生，不喜欢看小女生。不过，刚才我第一次看到你对一个女生说这么多的话，快说，你是不是也觉得她特别可爱？”

“和你在一起多了，有人会相信我是好学生才怪。”顾沐河没回答那个关于“可爱”的问题，他的一双清亮的凤眼冷冷地看了李斯特一眼，自顾自地往前走，“走了。”

“等等我呀。”李斯特赶紧跟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和顾沐河成为朋友的，两个人性格爱好似乎都不怎么相同，有时候顾沐河还高冷得令人发指，可他就是喜欢和他一起玩儿。

开学第一天的何艺瑟，过得很是艰难。

刚进教室时还好，她只是发现其他同学都在打量自己。但几分钟后大家都到操场上参加开学典礼的升旗仪式的时候，她才大大地被自己窘晕了！

因为全校师生，每一个同学都穿着一模一样的校服，甚至连老师都穿着统一定制的制服，只有她自己，穿了一条裙子！

而且是粉红粉白相间的裙子，这让她在清一色的藏青色教师制服和清一色的蓝灰校服中间，简直就像一个会发光的焦点，几乎每个人都在打量她，悄声地议论她。

“她竟然穿裙子，身材好成熟哦。”

“省城来的就是特别呀，今天升旗要穿校服，她居然穿裙子。”

“头发竟然不扎起来，政教风纪处是不是不管省城来的转学生呀？”

“就是呀。凭什么我们只能扎马尾剪蘑菇头？”

“她的头发好像还染过呢，还记得有个学长染头发被风纪老师拿剪刀当众剪掉的事情吗？”

“风纪老师会不会也剪她的头发呀？”

何艺瑟不但穿了裙子，而且她披散下来的头发也让她成了异类，因为这里的女生们，不是留着蘑菇头，就是扎着马尾。而且，从她们说的话来判断，这还是校规！

在省城的时候，何艺瑟听说过，有些县城的重点中学校纪既封闭又严格，但没想到，自己会转到这样一所学校里来……

何艺瑟几乎是硬着头皮撑到开学典礼结束的，她木然地试图躲开人流回教室的时候，忽然被班主任林老师叫住。

林老师是一个中年女子，皮肤偏黄黑的面容，嘴角经常是向下抿着的，看起来很严肃。何艺瑟立正，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林老师好”。

林老师用冷淡的眼神上下扫了一眼何艺瑟那身漂亮的像要让她整个人都发光的裙子一眼，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才说：“何艺瑟同学呀，这一次就算了，可能是我之前没有向你把校规校纪交代清楚。但从明天开始，你最好不要穿裙子了，头发最好能剪短，如果不能，就像其他女同学一样绑起来。初三是关键时期，老师不希望你们分心。”

“是，老师。”何艺瑟原本便觉得紧张窘迫，被老师这么一说，她更觉得有说不出来的难受，但是，又无从表达。

“这样吧。等会儿早读课时，安排出五分钟你向大家做自我介绍。你介绍完自己之后，向大家道个歉，就表达一下你今天穿着不当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困扰的事情，就可以了。”

“是。老师。”何艺瑟答完这一句，心里有一股莫名的委屈：她只是不知



道今天应该穿校服，为什么她要向大家道歉？

“回教室去吧。记住中午回宿舍后换上普通的衣服。”林老师脸上终于出现了微笑，但是她的眼神却让何艺瑟觉得她并不是在笑。

早读，果然有五分钟时间，林老师向大家介绍她是省城转来的新同学，让她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她刚站起来，就听到有个女生小声地说了一句：

“哪里还用自我介绍，我看全校现在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她了。”

那声音不大，但是何艺瑟听到了，想必很多同学也听到了。原本身为转学生便有点儿紧张的她，更觉得自己浑身不自在起来。于是连简单几句话的自我介绍，都说得有点儿结巴。幸好，林老师大概也看出她快要窘迫得哭了，于是大声地表扬她普通话说得特别好，还提议从今天开始，让何艺瑟领着大家早读。

省城的普通话教学水平自然比小县城好一些，而且何艺瑟上过两年的播音主持培训班，普通话自然说得非常标准。何艺瑟见林老师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瞬间就原谅了她之前对自己的严厉批评。

她把当成可以挽回一些什么的机会，很认真地读起课文来，但当她很大声地读了一小段之后，班上寂静了一秒，才终于有声音响起。但那声音却不是跟着她朗读课文的声音，而是每个人都读自己的杂乱的读书声。

那杂乱的读书声，像是一种无声的抵抗与排斥，慢慢地像水一样包围了何艺瑟。她在琅琅的书声里呆愣了半晌，才有点儿不敢相信地望向讲台上的林老师，很殷切地期望林老师能为她说一句什么。

但是，林老师低着头看书，像是根本没有感受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样。

何艺瑟觉得自己像一只孤独无法发出与其他同伴一样的频率的鲸鱼，而周围的同学与他们的朗读声，就像是辽阔无际的海洋。

瞬间，何艺瑟悔得肠子都青了。很是后悔今天早上对于衣服的选择。

昨夜何艺瑟在几套妈妈给准备的宽大的运动裤T恤和她自己最喜欢穿的裙子之间犹豫了很久，是顺着妈妈的希望因为别人的目光而掩藏自己，还是穿自己最喜欢的裙子做自己喜欢做的漂亮女孩呢？最后，她勇敢地选择了这条她